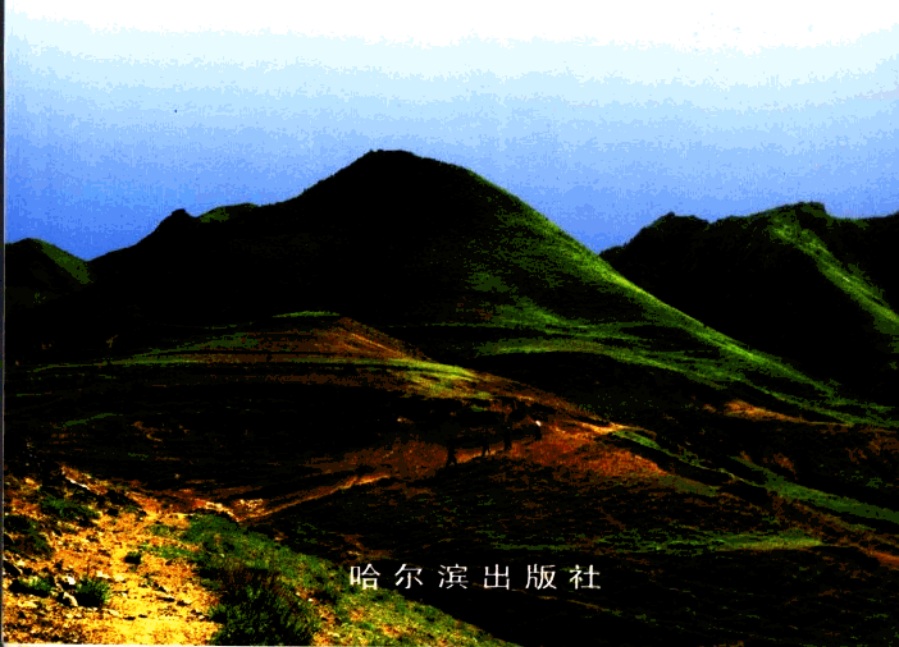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观察 创刊二十周年珍藏丛书

金长城之旅

赵力 张育新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


PRECIOUS SERIES

20

20 YEARS RECOLLECTION OF MODERN EVENTS

金长城之旅

赵力 张育新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长城之旅/赵力 张育新著—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04.12
(新晚报创刊 20 周年珍藏丛书)

ISBN 7-80699-375-4

I.金… II.赵…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1320 号

责任编辑:陈春林

执行编辑:韩 玲 田文雁

封面设计:房三喜

版式设计:杨育新 郭 浩

金长城之旅

赵力 张育新 著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政编码:150006 电话:0451-86225161

E-mail:hrbcbs@yeah.net

网址:www.hrbcb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哈尔滨文心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45 字数 670 千字

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9-375-4/I·125

定价:160.00 元(全三册)

本书提要

站在嫩江之滨金长城“老龙头”处极目西望，蜿蜒的金长城游动在我们的视线尽头。那一刻，会触动你怀古的情思，把思维飞向八百年前壮怀激烈的岁月。

在距今天 800 年以前，一群热血汉子荷镐带锹，蜿蜒数里，到了嫩江之滨。从此，在今天内蒙古草原的中部，有了一道绵延万余华里的长城。

金长城与金源故地金上京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。如果说金上京是一个朝代的心脏，那么金长城就是这个朝代的血管。他们曾经一起跳动，为一个朝代输血。如今，这个朝代死去了 700 多年，他的心脏与血管都成了后人研究的标本。他曾经创造过的文化、文字以及遗迹，正被人们细心地从废墟中剥离出来，让他们重新拥有生命。

本书是一个发现过程，是唤醒一段历史文化的过程。

编委会主任

程颖刚

编委会副主任

叶鸿南 赵 坤

编 委

程颖刚 叶鸿南 赵 坤

秦德亮 李为民 孙同喜

林艳秋 徐 静

摄 影

刘维滨

顾 问

赵评春



拨响地域文化的竖琴

——序《金长城之旅》

程永刚

很长时间以来，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，谈起我省的历史文化来总有一种遗憾，觉得与南方省市相比，我省的历史文化层过于单薄，没有产生过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。在人们的认知上，往往把这些称为文化积淀。哈尔滨有一座孔庙，正门还没有打开，科举考试已经终结。在谈论这些话题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个事实：我们身边曾经成长过一个朝代——大金国，这曾经是一个雄视东亚的王朝。

这个王朝的背影已经远去，但是留给后辈的文化遗存是丰厚的。大到金朝开始奠定了北京都城地位，小到著名的芦沟桥、香山琉璃塔，还有名副其实的蜿蜒万里的“金长城”，都是金人的杰作。金国被历史研究者忽略的原因很多，其中有金代统治者自己对发祥地的遗弃，有元朝统治者的毁灭性破坏，也有清朝封禁的原因。上世纪末，一群文化人开始重视地域性的金代文化，打起了金源文化的旗帜。但是由于各种局限，金源

文化远远没有像它历史上创造的一切那样恢弘，甚至没有走出地域局限的圈子。金朝重要历史遗存“金长城”，始终在研究者的目光之外。

八百年以前，哈埠先民建设了东起莫力达瓦，西到阴山脚下的边堡，这条金代的长城比号称万里长城的长城还要长。八百年来，松林变成了荒漠，草原变成了沙丘，随着时空环境的变换，“金长城”积存的文化越来越厚重，寂寞中等待后人去发现去研究。岁月的风尘抹不去哈尔滨人灵魂深处的寻梦情结，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《新晚报》人的肩上。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得到百姓信赖的媒体，有责任去认识历史，发现历史。

《新晚报》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，把视野扩展到办报之外，对“金长城”进行了一次研究、探索与发现。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《新晚报》派出的采访组，对“金长城”及其所涵盖地区的风土民情，对“金长城”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。他们去发现“金长城”——发现前人未发现的珍闻；他们去研究“金长城”——研究长城内外的民俗与文化；他们去探索“金长城”——探索金长城的历史、现状与未来。所有这些发现、研究与探索，积成了这样一本《金长城之旅》。这是为《新晚报》二十周年生日献上的一份厚礼，也是对省委提出的建设边疆文化大省要求的具体实践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这本书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是它的意义在于，这一探索已经拨响了地域文化竖琴上的第一个音符。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人进行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探索与尝试，让地域文化这部竖琴，奏出更加绚烂的华彩乐章。

序·拨响地域文化的竖琴 /1

从金上京出发 /1

在古驿路上 /11

宁江州背影 /19

碎片金泰州 /27

八百里瀚海 /35

俯首老龙头 /41

走进王杰的家 /49

巨龙卧龙江 /55

JIN CHANG CHENG ZHI LV

“老边”人家 /61

察尔森水库 /69

八百年守望 /75

英雄惜英雄 /81

白发辽上京 /87

辽代摩崖 /95

寻找巴林古道 /1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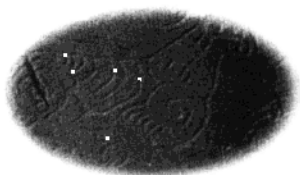
遭遇红山龙 /113

巴林石之痛 /119



目 录





血色乌兰布统 /125

达里诺尔 /131

涓涓筷子河 /137

迷失北长城下 /141

小镇吉日嘎 /149

沙涌金莲川 /153

荒冢元上都 /159

沙下金长城 /165

四子王部落 /171

五朝长城 /177

远古的足音 /183

阴山深处 /189

JIN CHANG CHENG ZHI LV

千古白道 /195

巍峨青冢 /201

“下巴”长城 /207

安固里淖 /213

凤出红山 /219

辽金瓷都 /225

美丽的图雅 /231

湮灭的文化 /237

后记·回首文化苦旅 /245

从金上京出发

2004年5月22日，这个平常的周末是我们出发的日子。早晨，我们驱车“西辕东辙”，从美丽的冰城哈尔滨东行30公里，来到了金朝的发祥地阿城。在公元1115年，女真人在那里开国建都，历史上称之为金上京会宁府。按照事先的设计，我们将在阿城郊外的金上京博物馆门前誓师，然后沿着当年古驿道南下的方向，“踏着前辈的脚印走”，重新丈量金长城建设者们的气魄。事实上，选择这样的走法带有很大的浪漫色彩。当初，我们哈尔滨先民是否真的在这里出发？已没有任何记载，

蜿蜒的金长城。



不过他们的首领确是金代哈尔滨籍将军。作为后来人，我们情愿他们走过的就是这方土地，因为，它会使我们重走起来会感到格外庄重。

我们的身后是肃穆的金上京博物馆。金上京博物馆造型别致，大门开着，参观的人们在沉重得有些压抑的氛围中，品味800年前这块土地上的辉煌。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，而今硝烟已逝，浸渍在铜镜与陶罐中的历史微尘，不经意地向人们展示着关于一个朝代的传说。据说这个博物馆排名全国第四。其侧是伟大的女真民族英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初葬陵。陵墓虽没被现代人发掘，但谁都知道里面是个空穴，他老人家的尸骨早就被北京皇都的缔造者海陵王，迁葬到北京大房山了。陵墓上，是金太祖庙的废墟。876年前的残秋，这里曾举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——宋二帝拜庙。那个惨烈的场景，在金人王成楙的笔记《青宫译语》上被详细披露：在金兵的押解下，北宋皇帝徽宗、钦宗父子以罪人的身份，带领宗室、包括秦桧等大臣，“肉袒牵羊”，哭泣谢罪，上演了靖康耻最悲惨的一幕。“牵羊”是中国最古老的受降仪式，降顺者要披羊裘至腰间，手执毯条，向敌国神庙行三跪九叩的大礼。所谓肉袒，就是去衣露体，以表示绝对恭敬和绝对惶恐。在这之前，辽国皇帝天祚帝也在这儿拜过庙。大金国从此进入称霸东亚大陆的鼎盛时期。

博物馆的对过是一个气势非凡的土城。当地的老百姓叫它“白城”，而它的确切的名称是“金上京会宁府遗址”。这个完全模仿宋朝都城汴京所建筑的城市，曾一派《清明上河图》气象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在血腥的杀戮和刀光剑影下，当地的女真文人和流徙城里的宋朝士

大夫，居然能坐在一起吟诗唱合，居然形成了笔意清新的“吴蔡体”。女真人以武力征服了北宋，宋人以文化征服了女真，于是金上京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

我们的目光投向土城，土城上生长着榆树，枝繁叶茂，丛生的杂草掩饰不住勃勃的生机。800年前这里曾经亭台楼阁，鼓乐笙歌。如今依旧有断瓦残垣，诉说着当初帝都的繁荣。城内一片葱翠，生长着非常有名气的阿城紫皮大蒜，这是大金国给后人留下的一点遗泽。皇城的南门口，矗立着一座石碑，一座石碑，镌刻着这座皇城的历史，如今读起来已经陌生而遥远。史载，就在这座城里，曾经遍地英雄，意气雄豪，金太祖以2000多人的队伍起兵，开始征伐大辽。也是在这座城里，曾经鲜血横流，海陵王屠戮皇族，午朝门外，动辄血流成

冲过去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


河。而今，一切都被历史的尘沙轻轻抹去，或者被茵茵绿草所覆盖。我们曾经多次从五重大殿的废墟上走过，脚步轻巧，耳畔鸟儿啁啾，蛙鼓轻敲，依旧不能让我们的心情轻松起来。

在这个废弃土城还可以找到一点轻松的话题，我们想起了曾经在这里与人诗书唱和的洪皓。作为南宋使臣不肯降金，洪皓成了金国大官完颜希引的家庭教师。他默写了整部论语在桦树皮上，让蛮荒的塞外接触到了中原的文化。在他的著作《松漠纪闻》里，洪皓记录了在上京地区开馆授徒的窘况。一身衣服穿四季，冷了靠烧牛粪取暖。历史对洪皓的努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。我们俯首曾经的街衢，恍惚有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，在穿街走巷，为了文化的繁衍、为了蛮荒之地的教化而奔忙。在这个冷漠的蛮荒之地，让我们嗅到了儒墨的飘香。

大金国在这里立都38年，海陵王时决意迁都北京，在金国王公大臣们的无声反抗中，海陵王一声令下，金上京的宫阙殿堂被夷为平地，行政上降格使用。到了金世宗完颜雍时期，金上京恢复旧制，升格为陪都。到了金末，上京城遭遇了3次比较大的战火，最后被元朝的铁蹄践踏成一片废墟。在阿城地区，关于金上京的毁灭有一段颇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。说是白城（金上京）地区有一种白家雀，受上天的指派帮助岳飞消灭金国。万千白家雀在油缸中自动浸上油，在有火的地方点燃自己，然后飞进白城，点燃万千房屋，大火烧着了白城，岳飞乘势灭了金国。岳飞的军队连河北都没有到过，如此渲染岳飞的神奇，只能是南方移民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情结。根据出土文物考证，金上京在元代的时候还有官员治理，到明朝还是重要驿站。

就是这样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堡废墟，却曾经在历史

的长河中迷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到了清朝，城堡被遗弃，最后连上京城究竟在哪里，还演绎出多种说法，最谬种流传的说法把金上京与渤海上京混为一谈。直到清朝末年，著名的地理学家曹廷杰经过实地考察，确认在阿城南郊沉默了两个世纪的废都就是金代的上京城。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，白城就是金上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得到了确认。金上京有灵，一定会老泪纵横。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，上京城成了研究金代文化的招牌。

这就是我们视野里的金上京，洗尽铅华，变得沉默寡言。曾经的街衢被荒草掩埋，曾经的金戈铁马都化做了点点尘埃。

回过头来，我们审视即将去寻找去亲近的金长城。金长城与金源故地金上京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。如果说金上京是一个朝代的心脏，那么金长城就是这个朝代的血管。他们曾经一起跳动，为一个朝代输血。如今，这个朝代死去了700多年，他的心脏与血管都成了后人研究的标本。他曾经创造过的文化、文字以及遗迹，正被人们细心地从废墟中剥离出来，让他们重新拥有生命，尽管这种文化、文字已经活得比较艰难。

20世纪末，终于从这里涌现出一批金代文化的探求者，他们奔走呼号，以无比的热情叩问家乡的历史，发出弘扬金源文化的呐喊。

其实，大金国的遗泽还很多，大到北京建都，小到著名的卢沟桥、香山琉璃塔，还有名副其实的万里“金长城”，都是金人的杰作。一个游牧民族走进城里，迅速地被农耕文化同化了，当北方少数民族扰边的警报飞达金銮殿上，“长城情结”不期然地感动了安逸的女真贵族，他们几经犹豫，终于决定在北方国界线上修筑一

道长城，与我们熟知的万里长城相表里。

让我们翻开《二十五史》——在公元1123年至1198年，即金熙宗至金章宗时代，金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，数次调动军民，几经奋斗，用“干打垒”的方式，修筑起最宏伟的军事战略防御工事，《金史》称之为“界壕边堡”，后世称之为“明昌旧城”、“兀术长城”、“金界壕”，乃至讹称“成吉思汗边墙”。她东起嫩江之滨，西止阴山脚下，绵延11000余里，是一条比长城还长的长城。途经黑龙江省、吉林省、河北省部分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广大旗县，以及俄罗斯和蒙古国。虽然有人叫她“兀术长城”，然而事实上金长城与兀术无关。负责修筑金长城的军帅都名垂史册。第一个建设者叫婆卢火——金太祖的族弟。这位将军在泰州守边屯田期间，开了“浚界壕”的先河，当时，保卫的主体是金上京会宁府，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地区。可能是界壕起到了不错的作用，婆卢火死时，获得了赠“开府仪同三司”的哀荣，在殡葬上享受了从一品官员上等的特殊待遇。婆卢火死后十余年，海陵皇帝把国都迁到了今天的北京，金上京连同金长城，一起被这个“大头瘟”给抛弃了。一直到大定十一年，参知政事宗叙巡视北部边境时，发现蒙古人年年侵边，已经成为金国的最大危险。因此上书有“小舜尧”美誉的金世宗，请求招募贫民成边屯田，建筑界壕。这些主张遭到宰相们的反对，他们引经据典说：“古时候中国筑长城防备匈奴，徒耗民力，于事无益。蒙古风俗没有定居，出没无常，只能用德化怀柔他们”。还说：“敌人如果来犯，挖这样的壕沟怎么可以凭恃呢！”金长城因此搁浅。这话，竟与后来的康熙大帝不谋而合。

宗浩是金朝宗室杰出的人才，与兀术、宗翰同辈，

长期经略北部边防事务。大定十七年，身为右丞相的他，针对“北边不宁”再次提出修筑金长城的动议。金世宗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，毅然下令大规模修筑金长城，并计划建筑250个边堡。于是，金长城便成为北京建都后，北方第一道最大的战略防御工事。工程未竣，世宗逝世。继往开来的是金朝著名的宰相、大元帅完颜襄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十八岁就承袭世爵上京猛安（金代哈尔滨地区的世袭千户长）。最值得骄傲的是，在承安元年（公元1196年），他奉金章宗密诏，调遣并指挥成吉思汗与自己一同作战，在斡札里河大破屡犯边境的阻卜人，还在九峰石上勒石刻字，记叙了自己的丰功伟绩。斡札里河，即今天的蒙古国的乌尔匝河，不知九峰石上的铭文如今是否还在？完颜襄凯旋回朝后，阻卜屡叛屡降，又屡降屡叛。于是，修筑金长城再度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。金章宗召集百官讨论，经过反复辩论，金长城也随之修修停停。

承安三年，完颜襄和章宗算了笔账，他说，修筑费用虽需一百万贯钱，可一旦成功，戍边的士兵就可以减少一半，年年可以节省三百万贯。哪多哪少？章宗恍然大悟，命令完颜襄亲自督造。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完颜襄没有扰民，而是用士兵和招募来的饥民，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，共用工75万，“五旬而毕”。西北、西南两路争相效仿。为金长城做出杰出贡献的，还有一个叫仆散揆的重臣。当时，他被小皇帝金章宗冷落了好一阵子，妻子大公主又刚刚去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接了这个差使。结果，使金长城又“连亘九百里，营栅相望，烽候相应，人得恣田牧，北边遂宁”。仆散揆的老家在我们哈尔滨市木兰县的白杨木河，他的老姑奶奶是金太祖宣献皇后，一家三代为大元帅。

我们知道，万里长城是从春秋战国开始，经秦始皇整合，明朝的巩固，一直呵护到今天。虽然号称“万里长城”，但她的实际长度不过6600里。我们要走的“比长城还长”的金长城，自从成吉思汗的铁骑跃过之后，她便被历史和世人所遗忘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她能经得起800年风沙雨雪的侵蚀吗？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告诉我们，这条横亘蒙古大草原的长龙，仍然面目可识。

据新华社消息，2002年6月，新华社记者曾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，踏察到金长城的西端。记者描述：“这里的界壕轮廓分明，壕堑深处还有两三尺，边城和炮台的遗址仍然高耸，瓦砾遍地，在一个炮台上我们还捡到一个直径10余厘米的石球。经同行的包头市博物馆馆长刘幻真鉴定，这竟是金代长城炮台上用的石弹！”记者还说，嘎顺乌拉山下的金长城，上面长满了野草山花，站在壕边，凭吊怀古，感叹良多。人们为这条世界最长的长城而感慨，明代的建设者们更是虔诚地学习金长城的制度，修建他们的明长城。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位学者于近年对金长城南线进行了考察，得出的结论是：“长龙卧野”。作者还引用了一首《题金长城》的古体诗：

平畴草野起边墙，
北拒雄藩铁骑兵。
壕墙戍堡今犹在，
一览无余塞上风。

金长城是哈尔滨先民留给世界的文化遗产，作为一种历史、文化符号，她漫漶得几近无法辨识。我们《新